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墓碣銘

鄒山人墓誌銘

余少爲郡學生時見山人在諸生中虬髯鶴立往往以能詩名余時方業程文山人每倡余詩余未之和間效漢魏間語答之山人輙弗懌曰詩以道性情何必乃爾故山人詩多所自得山人性曠逹雅不好俗儒訓詁旣爲諸生久之遂棄科舉業徧遊吳中諸名山駸駸有五岳之志旋以體不柰勞尋復家居不出曰一丘一壑均可寄興何必效司馬子長之游哉遂

即其家之北建祠以像其始祖忠公浩且築道鄉臺
以寓景行之思山人家故饒裕旣爲公私所需乃日
落殊弗介意日唯披鶴氅衣戴九峯巾吟哦以自適
名其齋曰聽天自稱曰山人云山人姓鄒氏名承字
文謨聽天即其別號也居常州無錫之塘莊曾祖元
祖忠父觀皆有隱行娶華氏贈兵部職方郎中基之
女生子男二同心娶陸氏同仁爲從弟紹之後娶華
氏孫男女五人山人生于弘治戊申三月二十二日
卒于嘉靖癸卯五月十五日年五十六卒之日正襟
端坐無一言及家事徐謂同心等曰願薛考功銘吾

墓足矣是故同心服山人治命因其族兄鄉進士文徵請余請銘余方懶於文未有以應也越明年甲辰同心將卜以十二月十八日塟山人于樂丘之原走留都官舍申銘者三余重憐山人之志且嘉同心之能藝文以世其家也遂銘之銘曰吁爾山人人亦有言美鬚則賢山人才志匪賢則然韜貞匿采永貴斯阡

陸東卿墓誌銘

廣東按察僉事陸君東卿既卒之又明年其仲兄辰卿卒其孤集請辥子請銘集稽顙泣曰吾父不幸死

矣吾父存時每對寮屬賓客及母子兄弟輒言自少受先生之知公餘宴息輒誦先生之言以教集今墓前之石非先生其誰銘哉余悲惟曩昔取友于鄉其年之少于余者在武進則有唐君應德在無錫則有陸君東卿皆資性超越好問學能文章未幾應德以禮部第一人登進士余與君則又流落不偶者五六年至嘉靖乙未始同舉進士踰年君爲中書舍人需次調戸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僉事前後十數年間督解遼陽軍餉巡視甲乙等十庫監收太倉糧儲催理兩浙連稅整飭嶺西兵備君隨所事事矢

謨宣力不爲炯赫而權衡籌畫諸皆就緒惟嶺西居東廣上游與蒼梧岑溪接壤叢山險隘徭獞往往出没流風鼓扇民多稚跣寇掠君初欲柔以誠信徐爲之圖旣夷情叵測嘯聚竊發遂贊提督叅總相機盪定君體長神清倦勤輒病至是更有勞焉明年乘傳入賀途次疾作至浙省頓劇竟卒于舟時歲丙午四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三日春秋纔四十有二年不滿德用未究才君子惜之君諱子明東卿其字嘗以白菴扁其讀書之所旣仕人稱爲白菴先生按陸氏自宋尚書左丞諱佃之子宗仕爲

提舉由山陰徙居常州無錫之太湖桃𪨧宗生新城令演再徙徐陶爲錫名家載傳有諱敬中者洪武初徵爲吏部主事敬中生昌祚昌祚生綸綸生君之父介以貢爲浙江天台縣學訓導調江西會昌縣學教諭卒之日君方九歲今以君貴贈中書舍人中書初娶鄧繼娶范亦各贈封孺人君乃范出溫雅淳厚不落時格自零丁孤苦以取進士自布衣徒步以至方嶽大夫不事驕矜不遺故舊居今之世有若君者不可謂難乎君初娶施氏贈孺人繼娶謝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集聘成次㮚聘陳俱謝出女二爲施出者

嫁邵某爲謝出者受吳某聘壻之日爲嘉靖戊申冬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邑之官山之原施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祔窆于石塘祖塋之次至是遷與君合兆於乎君其已矣余於應德亦各稽違曠阻無復曩時矣存亡聚散眞如泡沫此吾於君之銘不能不重爲之慨歎也銘曰大化流浪日消與息人生幻化曰感與寂其唯達人觀化齊物嗟嗟東卿生則成名死則完璧始亦奚忻終亦奚戚悠然長逝返爾玄室吁彼衆生及乃貪烈各隨所殉其將焉極我作斯銘勒爾貞石

陶子沾墓誌銘

陶子沾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塟塟之先一月其遺孤棟泣請于薛子銘其墓薛子子沾友也感愴泫然因書以歸俾刻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觀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融當時聲施後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倫者顧坎坷終身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性豁達甫弱冠即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人而僅爲近代人物非夫也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癡陶癡云乃子沾則寔不安於

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短褐銜茅啜粟飲水陶如
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汎濫出入及發爲
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初游郡學有司召
之弗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私謁也既
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自樂飲
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受儕輩
乃始曰陶子其果爲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本
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
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乎知之況寰海士人
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

然一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非邪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横玉而身集百詬以死者則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爲樸菴先生世爲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于横山徙于郡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其祖鼎任寧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于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屬纊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爲長别毋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整暇若此此不可以

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解樸菴稿若干卷藏于家娶徐氏子男二 即棟聘吳氏女一 適謝某君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爲縣學生漸有成立遂卜地于白鶴溪之原以塟君君其有後矣乎塟之日爲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玉毀于璞孰爲圭璋金淪于鑛孰爲干將孰云可遏終不可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地久而天長

邵雲山墓誌銘

雲山邵君之卒也其冢子德令長輿聞訃奔歸哀毀

踰禮卜地於黃沂之原奉君柩以葬先期泣血稽顙請余銘君墓前之石余惟世道日趨民俗不古江左風流常郡猶爲近朴沿習既久亦遂好尚奢侈爭先勢利其有矯俗者輒又於人情太遠民眩觀聽罔知所措汗激相雜各務緣飾澆僞更甚武進無錫爲常屬邑五木當二邑之交寔爲陬鄙吾薛與邵托居于茲跨運河南北以相望世締姻戚唯先考功與雲山君守身樂道課農教子世業不替而余與長興亦相繼成進士鄉人慕效咸知耕讀晨夕阡陌犂鋤聯屬桑麻蔭翳而絃歌誦讀之聲亦且徹于閭巷矣嗚呼

君於行輩雖後吾先考功而務本尚實敦化善俗君蓋寔相娩美者也君今卒矣可無聞於後乎君名一經字大常雲山其別號也世爲常州無錫人曾祖瑜祖洪出粟賑民例授承事郎父昱咸以仁厚禮義著稱君性孝敬敦朴承考克家不事表飾服食器用務從儉質尤習於稼穡凡水旱豐歉能先時知備築隄濬流鄉人多利賴之方長興未第時偵余修學於德慶僧舍君令從余受易躬自勸率長興既游縣學文譽日起君每戒諭勿以小成自安及長興舉嘉靖丙午應天鄉試明年丁未第進士選授長興君更以達

大勉之初長輿欲奉君之任君乃曰縣令之職最弗
易盡汝其國爾忘家庶克有濟長輿乃汝治民之邑
非汝私親之地也汝克供職以不負吾心其為養也
大矣長輿服君之訓往即乃邑專心聽政倣古循良
士民愛戴稱賢令焉是君雖不仕寔於民物有造矣
君生于弘治辛亥八月三日卒于嘉靖戊申九月十
日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三長即德娶胡氏次復
娶戚氏次衎娶吳氏女二一歸武進戚某一受丹陽
姜某聘孫男五秉仁秉彝秉忠秉禮秉智孫女一聘
於同邑劉某葬之日即卒之年冬十二月十有九日

嗚呼昔史紀漢文皇時閭井年七八十翁皆嬉嬉然如小兒狀葢淳厚之氣所鍾也今以君之淳厚而顧止於斯焉是遵何説哉豈嗇其躬而豐其後邪抑造物茫茫有不可以究竟也乃喟歎而系之銘曰嗚呼生可欲也彼罔而生者秖以勞其形死可惡也此没而寧者乃以全其貞吁嗟乎君榮封可待上壽可登而皆不膺于情有墳斯原葱蘢鬱盤君其允安葢與元化而周旋

强處士墓誌銘

處士强君文華之卒且葬也其季子一鳳奉進士邵

明甫狀請余銘諸墓石余憶曩昔讀書德慶山房君
過余曰若欲讀書爲官人乎吾鄉讀書者未見其能
有成也久之過余曰君之讀書其爲官人不爲官人
皆未可知蓋異於吾鄉讀書者也遂遣一鳳從余游
君特命童子挈榼自携壺觴就余飲余以飲少辭君
輒自斟自飲醉即卸冠就禪榻臥鼻齁齁有聲及醒
乃謂余曰君其以我爲醉乎吾見世人之醒者耽戀
於功名富貴沉酣於聲色貨利頭出頭沒日昏昧而
不知是其醒也乃眞醉也一日又過余值有貴客在
座立崖岸修邊幅君乃談笑詼諧如平時客既去君

復謂余曰若其以我爲癡乎吾見世人之儇者機械變詐以爲巧趍趄囁嚅以爲能猿攀狐媚日勞頓而不覺是其儇也乃眞癡也余時尚疑其言謂豈有所自得者乎及觀其居常率眞任質不屑生產唯好觀史書及朱子通鑑綱目每袖一卷編帙盡脫夏日坐茂樹則爲親黨子弟談說歷代絕續及謀臣武將方畧或晡時出行畝與田夫野老相問答凡水旱豐凶之驗及鄉閭閻家世來歷咸能一一道之有當意者輒擕共飲飲必盡醉曰床頭釀熟此正吾適意時也君與俗無忤唯見好訟者輒弗悅故終君之世鄉

何礼

族各安於田里而罕識官府者皆君所感也君非有所自得者邪君姓强氏名燦字文華別號養心按狀强之先自宋尚書名至者生子浚明由錢塘徙居常州無錫之五木數傳至基生錕錕生淡淡生承事郎椿娶鄒氏生子五人君行居四兄弟皆饒於貲而君獨清約茲亦可以觀君矣娶陸氏子男三長一龍次一麟次即一鳳府學生女二人孫男女五人曾孫女一人昏聘皆士族君卒於嘉靖戊申正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卒之年十二月丙寅葬於彭村祖塋之次嗚呼昔人稱漢陰老父江上丈人説者謂爲寓言或

有所托而隱者也今以君觀之殆其人與是故可銘也銘曰古有至人抱朴含眞逃名適志混跡同羣嗟哉斯世寔唯有君君有子耕君有子讀以克厥家以綏後祿君樂斯丘永無樵牧

楊介石墓誌銘

余少時見無錫楊澹成先生博學好古嚴毅執持自舉進士以至棄官歸鄉里於人無問內外遠近罕所當意獨於其姪介石君則每每稱許謂其質任敦朴不同於流俗也余方業程文僑居于錫與澹成先生比隣嘗見君出入輒服生巾藍衫恂恂徒步或時游

息則緇冠布衣怡然自適學士大夫咸信澹成之言
而知君爲有道之器下至閭井童竪見君至輒相率
曰楊秀才來矣遂爭趨迎䁔或追而隨之葢君貌古
色温不徇物亦不忤物故能動人如此每過余必講
論理道旁究經子余嘗以古人目君君亦不以少年
䁔余唯時往來甚密既澹成卒君又屢試場屋不第
遂僻居泠村不入城市杜門讀易課農教子絕意進
取啜粟飲水晏如也晚年遣子翰從余受易余時時
詢君動止益知君所得更深方冀與君論質而君顧
逝矣翰受君遺命泣血稽顙請余銘諸墓石余遂按

狀書之君名江字大源介石其别號也晚又更號貞靜居士楊之先江西吉水人宋建炎間有名邦乂者倅建康死節謚忠襄紹興初徵其子璘赴行在遂寓居於杭璘生時澤時澤生宣義郎燧乃自杭徙居常州無錫之鴻山燧生將仕郎宗達元兵至常州時與仲子濟艮逆戰死之宗達生震發咸淳九年進士爲餘干州教授震發生文炳爲常州路判官文炳生瓛爲無錫州同知瓛生諴洪武初補博士弟子員寔君之高祖也代有聞人故人稱鴻山楊氏云諴生紀紀生志志生壽壽娶華氏生君兄弟五人而君行居長

君之生㝡嬰家落事父母必竭力共爲子職家事緫緫一不煩諸兄弟諸兄弟性氣不齊君恒委曲其間卒皆雍睦諸有外侮君輒以身當之君之父未老即安而諸兄弟垂老不識官府者君寔爲之也君雖處𠪿之而見義必爲族人有客死於外者返其喪而葬之親友富貴者召君多弗往往亦弗利其有平生耻談人過而樂勸人善每笑語中亦自有箴規之意凡先世懿行及時事之善可爲法者輒書之所著有備忘録六卷君生于成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丁未十月十二日壽七十有六卒之日惟以宗譜

世墓祖祠未及修復爲歎餘無一語嗚呼此亦可以
觀君之大都矣君初娶呂氏繼娶顧氏嚴重勤儉甚
宜其家先君二十九年卒寔正德己卯八月二日也
年才四十有三君念之乃不更娶子男三長渠次即
幹縣學生次渠孫男女各七曾孫男女各一皆聘皆
士族君卒之三年庚戌正月某日塟於邑之東瀦村
祖塋之次先是顧孺人祔塟梁鴻山麓至是啓與君
合兆云銘曰深山幽澤芝蕙自芳明月夜光未必盡
登于廟堂句吳之野有隱如君今之艮士古之善人
乃竟抱璞以終厥身鬱鬱斯丘不亡者存嗚呼柰何

乎君

陳石村墓誌銘

石村陳君之卒且葬也其子以忠踈君歷履衰絰詣余匍匐稽顙泣而言曰先君棄有期矣以忠無似尚未有以顯吾親願乞先生一言垂諸墓石既其師邵進士明甫爲之申之且以忠亦嘗受易于余而石村君固余所與知者其又何辭遂按踈書之君姓陳氏名鳳字某初號古塘更號石村陳爲無錫著族南宋時有之淵之才者兄弟同舉進士再傳至某勝國時避地東海洪武初自嘉定復徙錫之山壩是君之曾

祖也祖其以貢入太學歷官四川廣安州同知父周
登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卒于官
君生纔四年稍長就學于其母舅華尚古君早年病
肺舅氏憐之命應例補德府引禮舍人君謝不往性
好書尤好吟咏漢魏六朝初中晚唐人詩無不涉獵
出遊遇佳山水輒徜徉忘歸四時乘興有浴沂風雩
之意築臺家之南植松其上題曰獨嘯時挂琴松間
風來自鳴危坐聽之故其發爲詩章多所自得至治
生則又經理有道未嘗以此廢世業也闢圃植果時
自芟灌遇士大夫則折梅贈李歲致殷勤嘉靖初詔

舉賢良方正或謂君曰盍圖之君笑曰賢良方正顧可圖也往吳康齋推轂于石亭君子猶未慊焉吾何敢以此爲哉自是罕入城市疇昔交游稍稍辭謝時乘小舟扁曰采芳往來溪澗曰吾以此終其身足矣君性孝友慈惠每念不及事父謁祠堂則泫然泣下有從兄老無所歸時爲解衣推食其姊妹之有家者則問遺不絕教子則愛而知勞必遣從名師良友於鄉人之空乏者則務爲周恤雖傾囊弗靳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今之隱君子乎君生于弘治己未某月日卒于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一卒之日作

書別諸親友且呼以忠教之敬愼當此病亟之時而
周詳若此其亦不惑于死生之際矣所著有玉粲山
人吟稿藏于家娶華氏前光祿署丞理之女子男一
即以忠縣學生娶王氏女三長適泰進士梁次適縣
學生華一夔次適胡同祖孫女三長聘於徐某次聘
於王某皆士族次未聘以忠卜君卒之年十二月某
日奉君柩于邑之某原銘曰嗚呼昔人有言不夷不
惠居身之珍我觀斯世君寔其人謂君有官而君不
曳裾于王門謂君逃名而君顧有聞於士林嗚呼君
乎其殆有得於窮達顯晦之際而非拘方着相者之

可倫貫幽宮而不隨物化兮尚永徵于斯文

鍾廓菴墓誌銘

廓菴鍾君卒於吳江官舍其子崇文崇武扶君之柩將歸葬於其鄉之某原衰絰衘哀持南兵部主事同野劉君狀詣薛子請銘薛子往署白鹿書院崇武嘗從問禮知君有素銘其容辭按狀君名任字重宣江西南昌人也鍾爲南昌著姓君之曾祖伯恭祖叔顯皆有隱德至君父光業朱氏詩爲邑博士弟子員初娶徐氏繼陳氏生君君生岐嶷襁褓時即善對耦弱冠籍名縣學紹父業已嶄嶄露頭角矣值父病目家

又董稅賦歲歉民多逋負君遂鬻產償之日惟課子弟為學故其二子暨諸子沂相繼登第弟賢亦廪於學君倜儻卓犖少善奕時寧濠方熾招致賓客藝士將以召君君遂歛跡不入城府屬又惡少買濠之勢嘯聚村境為民害鄰有能婦者資粧為諸惡攘奪輒自縊將絕君聞之亟往解懸且奮然力追所攘婦乃復甦惡黨銜之竟亦不能害君君之弟季繼毋李出也將析居於外李不欲其外徙君遂以祖宅讓之而自居於外其篤於恩義類如此君蚤歲艱於得子及生二子時已年垂四十矣比長君乃謂吾鍾數世儒

業予愧不能光大吾今有子可愛而勿勞不竊附於
庭訓之義耶於是語崇文曰汝其學詩乎語崇武曰
汝其學禮乎二子承父之志各占一經游歌郡學並
以文行名于時嘉靖癸卯崇武以禮魁鄉薦庚戌舉
進士選授吳江知縣持廉秉正威惠並著士有師民
有父母君子歸君之教壬子崇文以詩舉于鄉一時
賢俊率先推讓二難趾美君教益彰方計偕上春官
君亦躍然有出游之興遂泝葛溪下桐江涉錢塘以
覽武林諸勝因觀政于吳江會崇武將述職乃留公
廨君雖雅志江山自是肅扃鑰不出手書岳武穆集

一帙賦詩二十餘章以需崇武北還忽疾作遂不起癸丑正月一日也距其生爲成化巳亥五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君平生力於爲善置義田以恤宗祀修橋梁以利民涉諸凡有益於人者不憚捐巳爲之晩年更悟於往來消息之理而爲善益堅唯是南昌稱善人者必首舉君云君娶田氏生二子長即崇文娶萬氏次即崇武娶胡氏女一適喻其孫男五爲文出者曰顔府學生娶樊氏爲武出者曰孟聘陳氏曰瀌曰龍曰夔俱未聘孫女一亦武出納萬僉憲仲子某聘嗚呼君以向往之學邁衆之才沮於家累格於世

用然不于其身于其後人而厚積餘慶於是乎足徵
美宜銘其墓以爲世勸銘曰人謂天道平分常與善
人又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自古已然匪今斯今太
中不作明允久湮我懷君人非君其孰與倫洪都之
野有塋者墳封章寵錫行且洊臻我銘在石永世攸
聞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余與夷齋沈君同舉進士初見于南宮
即歡然相入既復試　文華殿君入爲翰林庶吉士
乃謂余曰仕以行志亦何必清華余頗訝其語既乃

攜邸舍與余相近數數過余論學論政余益知其忠
厚正直不爲世俗粉飾交游之態未幾余外補踰年
君亦散館授吏科給事中遂奮然以言責爲己任上
疏請數御經筵日臨便殿懇懇數千言言涉于抗
上優容之薄謫浙江布政司照磨即素位循分承受
上官差委務勤幹濟特決滯訟賢明之聲徹于上下
君固不以曾歷中秘青瑣自矜人亦但知其能盡職
而忘其爲謫官也旣量移南國子監丞整約諸生有
文有實是時馬文簡公爲祭酒今大學士南渠李公
爲司業咸稱其賢數與講學論道若寮寀然進南武

庫主事儀制郎中南曹多暇君益種學績文時出登山臨水意豁如也及陞承天知府遂經理庶務築堤捍水抑強扶弱威惠並行闔郡懷服一切營建悉心區畫制使不勞閭井不擾工獲就緒　上優賞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初近海勢家交結任俠通番賈利習以爲常往往爲之嚮導殺人刼財官府稍設防禦輒以捕魚採薪爲辭多方萋菲必致其去位乃已唯是官茲土者雖知其奸亦率隱忍以延歲月不敢摘發君至下令敢有犯者必如例處以極刑全家戍邊乃竟蒙譖被論改調廣東副使履任甫半載

政事籍籍有聲雖猺獞亦知感化壬子秋入賀寓京邸聞黃巖為海寇所陷浙東沿海諸處焚掠幾盡君仰天歎息憤懣不平者久之忽疽發於背以卒卒時顧謂其僕曰吾上負報主之心下不能終母之事餘無一言嗚呼君之志意可悲也哉先是君之配顧孺人卒於官歸其喪尚在殯至是其子敷言迎君之柩卜以明年癸丑冬十二月甲申將合葬於其鄉黃坡之新塋君之壻吳江縣學生顧曾瑜嘗從余受業敷言偕以詣浙奉君弟淶之狀請銘于余余固知君者銘其容辭君諱瀚字原約夷齋其別號也世為蘇州

吳江人曾祖政祖逵皆有隱德父玒以君貴贈吏科給事中母李氏封孺人生子四君其長也君自少岐嶷秀穎氣志不凡尤爲給事公所鍾愛遣從名士游弱冠爲縣學生即有文譽年二十四值給事公喪諸弟皆幼家值空乏君哀慟迫切竭力營葬既乃授徒治生不憚勞苦教養諸弟曲盡恩義雖爲之兄實有父道戊子舉應天鄉試悉以先世產業暨諸所遺推與諸弟而一無所取及登進士所得俸資乃又分遺故居官十有八年位歷方面四品而薄田不過五頃君之大都於茲益可推矣配顧氏汝寧知府昺之妹

在室故豐裕及歸君勤儉孝敬而麻枲酒漿之屬悉躬執勞勩雖受封孺人罔勉一如往時君得遂志於學殫心於官者皆其助也君生於弘治丁巳七月二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顧孺人生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日爲嘉靖壬子三月四日年五十四子男一即敷言國子生娶張氏女一壻即顧曾瑜孫女三長聘於曹僉憲孫大夏次聘於吳工部郎孫燭次幼未聘嗚呼君始以一官之故奔走南北而夫婦各殞於異地然終克同穴以藏生順死安亦何憾哉銘曰人才難得自古已然然而有

才者又多不得究其才無志者多舉世逼恚然而有志者又每恨於犄其志吁嗟乎君志存匡世才本出羣方成輒毀幾至沉淪誰其尼之有天者存人心不死長世令聞

徐雪井墓碣銘

漢太史遷稱范蠡治産積居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乃其人遠矣然聞其嘗往來于吳市門今吳市門襲其風流則有雪井徐君者云

按狀君名燿字文彩別號雪井其先世爲江西南昌西隴鄉人宋淳熙間有名壽者以賢良徵典教常熟

遂即其直塘里居焉追元有名士瑛者爲錦城主簿士瑛生公大公大生淵淵生子三其季子朴善治生懋遷封殖業日以起初娶張生子猜繼娶李乃生君君性孝友弱冠值其兄以郡諸生遇例補太學父命代兄赴部途次疾亟或勸之返君力疾竣事及父疾躬侍湯藥罔晝夜間居喪哀毀特至旣終制追惟父業遂自奮勵相時權物積著盡變廉取厚蓄益大厥家故吳人之稱富者必曰常熟徐云初君家籍太倉間有不相能者君孫于長洲族人復有辭君曰利以和義遂以三千金分貽之歲歉應平糴令恣民所取

其諸建醫局設義學振貧窮釋逋負修閭闔補縣帑
凡所施舍類皆不貲又奚啻三致千金而分散之邪
教子務以義方勿縱逸勿過勞唯是其子履祥績學
好修與余同舉甲午鄉試然君曠達知命豈直悉人
情之變遷泉貨之流布哉雖死生之際亦若寒暑晝
夜之往來通復無少係吝歲丙申登晨臺山而樂焉
因卜丘于其麓逾年己亥某月日遂卒距其生成化
某年月日年凡若干娶張氏繼娶楊氏王氏子男四
人長即履祥次履中履和履道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皆聯姻士族君卒之又明年庚子葬晨臺山之麓即

君所卜藏也嗚呼昔鄒魯以曹邴氏之富多去文學而趨利此固無足道若君之好行其德而有范蠡氏之風其視高談異行之徒佯耻貨利往往攘攫潛丧所守者其賢否何如哉是君固可銘于墓上者也銘曰玄宅疇封逵士攸崇善必有后報施不窮來章寵錫尚賁幽宫我銘在玆用考厥終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

墓誌銘

劉懷耕墓誌銘

嗚呼此懷耕劉君之墓也余忍銘君墓哉憶自嘉靖初元余與君之內舅今荊川唐翰林同爲郡諸生結會藝文每過君家輒論議移日君數飯余二人余二人常謂君爲漂毋也於是君亦能文爲縣諸生以被誣尋除學籍余與荊川則後先舉進士再過君家君遇之如初既君納例爲戶部書算入京師京師一時聞人如任南充羅吉水諸公咸善君君處之泊如無

幾微內交借重之態以是諸公謂君非世俗人也益
善君每過君所留連忘去君注選歸亦絕口不道京
師交游事一意養毋恬於仕進遂家居不出性厭貨
利不屑屑為治生計惟是故業漸替親戚多貴人君
相視落落惟婦翁永州知府有懷唐公則視君如子
君亦視之如父及公卒鮮有為君援者自是君遂疲
於往役而疾作竟至不起矣余遭謗廢棄愧無能報
君尚忍為君銘哉然君之子昌祚余門人也乞銘再
三而君之女歸余兒近魯故舊之情通家之誼又奚
忍以弗銘遂叅徐進士狀書之君名大中字宗堯懷

耕其別號也祖衍父廷璽世爲常州武進人有隱德
而饒于貲人稱爲驛橋劉氏君生十年而孤育于母
蔣教性萃教有懷唐公見而竒焉遂以子妻之唐壻
多顯融獨君不仕坦然不爲之意而有懷公於君則
獨加敬愛寔君有以致之母蔣孀居數十年君朝夕
服勤得古人子事親之禮毋年巳耄耋而氣志怡如
皆君之孝養備至也君性仁厚周急恤難掩骼埋胔
雖傾囊不惜其於驕奢矜炫之事則一切謝絕不妄
捐一介也晚病耳益務簡靜惟時與方士往來以談
老氏之學究其所適直有蕭然物外之意矣故臨卒

而不二及家事也卒之日爲嘉靖丙辰五月二十二
日距其生爲弘治甲子三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三
娶唐氏即有懷公女荆川君之姊也子男四長即昌
祚縣學生殖學績文方進未艾娶蔣次昌胤娶周次
昌國次昌德俱未聘女三長適高可登次即歸余子
近魯皆府學生次受蔣如金聘後君兩月而殀孫男
一孫女二君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昌祚等奉君柩
窆之於周莊村先塋之次嗚呼君平生質任自然無巧
言令色心體寛平不忮害刻忌故於余相信以全死
生之交仲尼嘗歎善人不得而見今若君者非其人

耶是故可銘也銘曰

嗚呼人有恒言天道平分常與善人爲善最樂君所

故闇當是之辰逸君以死而不勞君以生天與君樂

我銘在墳伊誰覩乎九原其尚有考於斯文

蕭母董節婦墓誌銘

寧之涇縣有節婦曰蕭母董孺人云孺人故贈監察

御史鍵之仲女也母某氏孺人小字冬冬生禀靈粹齠

齓卽貞靜閒雅默合則度父母奇而鍾愛之曰其古

之所謂女士也夫異時必爲良婦及笄爲之相攸以

同縣蕭君煥賢遂女之孺人既歸蕭恪共婦道事其

舅大學生篤與其姑徐如事父母承順夫子諧和妯娌撫恤幼叔幕酒漿縫衣裳凡所當事靡不躬執其勞而恩義考達閨幃雍睦門屏內外肅肅如也舅姑家人罔不宜之甫三年夫君病卒孺人年才二十有二哀毀仆地誓死以殉舅姑委曲諭之曰吾年亦既老矣而夫又無所出若其必死吾等與而夫將何賴焉孺人乃泣血歎曰死吾分也爲夫事親立後亦吾分也于是忍死以襄夫事遂幽居屏跡宗姻戚黨女奴絕弗通往來而所侍幼婢亦不敢一出戶庭如是者凡四年乃請諸舅姑告于祠堂選立同室子褒

爲嗣以主祀事朝夕撫育愛君已出而訓以義方勉之出就外傅君素聞養蒙之道者比褒稍成立則自慰曰吾君子其有後乎孺人自孀居追思沉鬱多病病發輒危某年月日卒距其生爲某年月日年五十二將卒時子女宗戚上下咸哭之慟孺人張目曰吾爲先君子後嗣死已晚矣幸獲完節盖棺見先君子於九原無靦顏矣尚何恨哉遂怡然長逝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稱歎謂蕭氏有賢節婦若此云褒執喪盡哀如禮以某年月日合葬夫君墓墓在其邑鳳凰山之陽塋迨今凡若干年矣褒卒業太學時時追思之

乃請同舍壽春豐存魏君爲狀請薛子頓首涕洟曰褒不類有毋貞節不能顯揚比亡時孤且少不獲銘而痛隱骨願乞一言以垂不朽如是者凡數至余因憶初入仕時董晴溪御史時爲海鹽令嘗與余道孺人貞節事頗詳有感于衷久矣茲褒又爲之請銘焉豈孺人之節固天地爲昭鬼神與質自有不可泯没者哉夫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一也彼鬚眉男子讀古人書以干仕進而受君之寵禄者何限然營私顧身或計小小利害則輒甘心背蔑者葢滔滔也孺人以閨閫弱資當甫盛之年乃能師心率已爲夫守節俾

之無子而有子既死而若生所謂無成有終者非孺人其誰哉是不特可以爲婦人法茲窆可以厲臣道愧事君而懷二心者也顧乃彤管未書令聞猶掩豈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哉余故爲之銘曰

嗟嗟孺人志存匪石行凜嚴霜五十而死千古垂芳不毀髮膚不經溝瀆竟以保君子之宗祊死事易成事難葢與古聖哲而頡頏勒茲銘于貞石允矣地久而天長

邵左江墓誌銘

邵君諱芸字德馨左江其別號也世爲常州無錫人

高祖某爲縣學生業尚書久之不第遂棄去唯是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懲先世讀書弗效皆别治生至君生岐嶷秀頴甫就外傳卽慨然曰尚書吾家故業也可遂廢乎於是朝夕誦讀寒暑不輟總角從邊伯山習舉業邊時未第又鄉村任質人鮮有知者君獨擇而師之邊見君文亦時加歎賞旣邊舉進士乃從顧錫巖先生游顧先生賞識君一如邊正德乙亥恒山張公爲提學御史試諸生嚴鮮所許可君時方弱冠張公見君文甚稱之選補縣學生自是文譽日起君故市居賦性恬逸厭塵囂喧雜每攜書就崇安禪

恍諸僧舍居之靜養深造玩索研窮務求其至凡所
與游者皆一時俊彥其間有貧不能所者君弗吝傾
囊以周之及君累試于鄉不第年駸駸邁矣諸俊彥
多爲顯官有覗君落落者君皆弗往甚至貧時受君
惠者稍稍僅仕乃輙夌君君笑頷之亦絶口不道往
時事益其性度平夷識見曠達覗富貴榮利真不啻
若飄風驟雨之在前而未嘗一爲所動也及遭父喪
曾祖母祖母皆相繼淪謝君竭力營葬如禮旣免喪
年已五十忽忽歎曰人生於世如駒過隙箭赴的耳
所圖進取者大率爲親也吾少壯不及禄養吾親而

欲晩年作馬牛以爲子孫計邪乃呼二子曰若輩讀書勵行勉自成立吾夙志不遂已爲物外人矣於是棄去聲律訓詁一意詩酒自娛遇山水嘉適風月清朗則徜徉嘯歌或竆日夜而不知倦也嘉靖丙辰二月五日值君誕辰乃戒樽俎手自爲書以速親友君將有遠行叙别狀既遠近親友往來絡繹不齊至四月八日讌始畢君遂溘然長逝嗚呼亦異矣哉君生于弘治丙辰至是壽六十一君娶某氏子男二子才子良俱縣學生孫男二孟復孟聞孫女二皆嫁皆士族君卒之又明年七月某日子才等奉君柩葬于邑

之九龍山馬鞍塢祖塋之次君固余少時筆硯之友而子才子良又余門人也子才疏君歷履詣余請銘余不忍辭遂按疏次之如右而繫之以銘曰

吁嗟邵君有邁迹自奮之志而數弗克遂有遺世子立之風而人不及知俯俯然常齊物而和光浩浩乎不隨俗而妍媸昔人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覩君乎其庚幾勒茲銘于貞石敘遺逸者其尚有攷于斯

吳鎮之墓誌銘

太學生仰止吳君鎮之之卒且葬也其從弟進士欽為狀緘辭令其子之望走余鍾山流寓乞銘墓石余

曩與鎮之同游郡學知其爲博雅敦確之士而高之又余門人也銘其敢辭按狀君姓吴名嵩仰止其別號也吴之先出周太王長子之後世居常州無錫泰伯鄉之梅里至君之曾祖清徙郡城始籍武進清生元元生二子大經大綸大經娶陸氏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家素饒於貲君少即不屑生業博綜六藝更圖樹立初爲郡學生時自以旦夕可取功名一不如意遂就例入太學又屢試不遇乃歎曰漢司馬相如雖入貲爲郎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以遂題橋之志吾獨非夫也與哉於是益自奮勵問學日績無何次

弟嶽舉進士君曰凡吾所以為進取者豈以徼升斗之祿侈青紫之榮哉正以酬先人之志慰老母之心耳有弟若此吾願畢矣遂遠去城市築室於安塘村每詠考槃之詩以自娛樂或謂之曰子縱不仕盍亦遙授一職乎君笑曰吾既不能汗馬陰山以立奇勲又不能摛辭藝林以取上第顧欲拾銜官辦吏之餘以希童穉之憐縱非壯夫亦弗為也於是黃冠野服日與田夫野老倡酬往返而軒冕之客一切謝去唯高人道友過訪必留連款曲擷園蔬野菜具雞黍壺觴務以盡歡而世俗盛筵鄙不為也朋友之不足者

或負所貸無幾微見於顏色而昆弟之間尤恩禮浹洽咸稱其為聖世之逸民其信然哉方遘疾即製衣衾棺槨所寵侍妾媵婢悉量具貲裝嫁之語家人曰吾非忍也恐吾死有遺累也此輩去吾可了了而逝矣未幾怡然而卒嗚呼若君者可不謂視死如歸者哉君生于正德丁卯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丙辰八月二日壽五十一娶濮氏子一即之望妻周氏出也聘無錫李戶部葦菴君之女女二濮出長適青田知縣徐君某之子敷吉次適縣學生金君某之子玉相君卒之明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之望奉君之柩祔塟

徐湖祖塋之次嗚呼昔韓昌黎爲太學生何蕃作傳稱蕃之行義惜其居下而施於人者不流也君固蕃其人也余獨不爲君惜哉乃爲之銘曰

曄曄吳宗肇自勾吳載徙延陵族系蕃廡有開必先雍札貞孤風流百世孰與之徒有如君者其庶幾乎君登選籍只尺仕途棄不復顧濯園辟纑達觀究竟千乘一簞何細何粗不爲所動均視如無嗟彼齊人昏夜是圖以此論君誰曰非夫有封若堂永耀徐湖

王毋蒯氏墓誌銘

嗚呼此王毋蒯令人墓也禮内行不踰閫教令不出

閨門蒯之墓余何以銘哉蒯之仲子王穉登爲縣學
生與吾子爲文字交脰直攻進士業其諸古文辭逼
六朝字畫逼晉余才之間與論文及漢自持甚堅益
穉登父可立商吳中穉登從父在吳中久吳中文多
尚六朝習也旣乃見關西王允寧集輒翻然易嗜好
於是爲文驍驍乎擬西京矣而吳習亦因之一變余
益才之今年秋杪乃自撰其母蒯令人狀請余請銘
盍滯而道之曰穉登之獲交于先生父子益有緣哉
自吾祖德敷公嘗往來於先生之先考功矣余因憶
弱冠時有王七官者商于吾鄉吾先考功相見甚讙

每每稱王七官弗置令知王七官者即德敷也余重有感焉烏得不為蒯令人銘哉按狀令人益衛太子蒯聵之後後有蒯通蒯越蒯良皆為世聞人我永樂中西山蒯祥以工師拜大司空寔令人五世祖也載傳至福榮生文昌娶鈕乃生令人父母為相依遂歸王可立可立名軒德敷之冢子也生子二長曰稺豐次即稺登女二孫男女五人嫁娶皆士族令人生于弘治丙辰九月五日卒于嘉靖己未五月二十六日卒之又明年辛酉十月七日𦵏于無錫西村祖塋之次嗚呼令人在蒯為孝女在王為令婦為賢母而阜

越超異有丈夫之見其詳具在稱登狀中且幼即聰慧通孝經小學吳越春秋諸書及嬪而有子每旦且口授其子稱登之才厥有自哉又吳俗尚鬼令人於巫祝尼媼之類絕不與聞而勤儉治生卒能相君子以成其業不啻古雞鳴昧旦之風矣是故可銘也銘曰蘭委于畹有芬其芳玉沉于谷有潔其光彼美孟蒯媲古姬姜有子發祥而永其藏

鄒文徵墓誌銘

鄒君名應奎字文徵齋居以玄江爲號鄒自宋道鄉先生以理學行義聞于時其後雖科第之士稍稍繼

起而卒莫能有嗣其學者君初以文藝舉嘉靖庚子
應天鄉試辛丑壬寅間卒業南雍歷事南考部值余
為郎中君每見余輒鄙文藝為不足學務究心理道
時適有偽徒專騰口說以炫觀聽余方厭之君曰學
之不講仲尼猶憂彼偽者自偽耳若遂因而輟焉是
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自是與余相詰問或窮
日夜遂玩心高明窺見本體而記誦辭章之習一切
謝絕如是者凡二年別去署山東歷城教諭首至即
刻象山白鹿書院講章以授諸生俾先明於義利之
辨齊東為之興起尋遷長清知縣百度振舉率先禮

樂儼然言游武城之政一時士民德之而山藪聚盜亦皆相率歸化仕優則學有得輒書題曰日脩記不遠數千里專使示余質證且寓書曰先道鄉公獲與龜山先生游而學益進吾雖無似而公嘗無讓龜山也余愧不敢當而欽其嚮進之志則寔非出入於口耳聞見者可擬議矣君在長清再踰年因毋華太孺人思歸屢乞致仕上官不允君遂徑解印綬去既歸林下奉毋周旋不問家人生業屢遭重役耻干縣官以是家日落或謂君爲迂或笑君爲拙而君固怡然自得也君幽居簡出唯與余則扁舟野服歲常一至

至則相視一笑投壺飲酒掀然浩歌而往日與同亦置不論余以是益知君大有所悟方將倚君爲暮年之助而君已矣壬戌之冬十一月君之子鳳儀姪鳳鳴持華師魯狀詣余拜泣請銘君墓上之石余惟君讀書爲文廉靖恬淡人所知也而君之學有所得人或未盡知也故爲之書其大者而按狀以及其詳君之先世爲晉陵人自道鄉先生浩之後有名材者徙居無錫之泰伯鄉歷　國朝而族日以盛至君之曾祖賢祖魯父申皆饒于貲而以隱德著稱申娶贈職方郎中華某之女秀通書史君之母也君少在襁褓

即得于家訓而君之弟應參與君相善而鄉之稱孝友者推君兄弟應參先卒而君悲悼不已其子即鳳鳴縣學生君視之如己子焉君生于正德丁卯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壬戌七月八日年五十六娶莘氏生子男二長即鳳儀縣學生娶華氏山東副使金之孫女次鳳翙娶蔡氏女一適長洲譚晨鳳儀壯未有子君命以鳳鳴之子近思為子孫女二未聘鳳儀等卜以君卒之明年癸亥春三月十有九日塟君于其邑沈瀆先塋之次嗚呼道鄉卒而龜山序其文以傳今君卒而余乃銘君之墓余雖不若龜山而君之

可傳者則固不當泯也銘曰君之學不求人知而寔足以自怡君之政不大被于時而寔乃繫一方之思老氏謂我之可貴者在知我者希非君其孰能與于斯嗚呼非君其孰能與于斯

太學生賀汝進墓誌銘

余少與荆川唐君同爲郡諸生日相往復時其父永州公亦未仕家居愼於擇壻賀君汝進尚幼在所擇中迨後壻于唐者君后峰董君羌衢王君皆後先舉進士爲達官而賀君僅爲太學生不獲一第然而永州公則亟稱賀君不置余與賀君隔縣既而奔走中

外未識賀君及罷官避寇金陵迂道經賀君之里君
聞之出迓歡然若舊知而體度凝重言論篤雅其視
人之出處顯晦蓋蔑如也余默識君之賢其超於世
俗遠矣哉今年夏忽聞君訃余爲悼之秋九月其子
丹陽縣學生邦教邦禮邦典纍然衰絰介吾門人武
進縣學劉生昌祚詣余再拜出君之從子南京兵部
主事君邦泰狀請銘君墓余既知君賢又劉生之父
宗堯亦永州公之壻而吾子之婦翁也通家姻婭誼
不容辭遂按狀書之君諱鏜汝進其字也賀之先出
慶純後避漢安帝父清河孝王之諱改慶爲賀二十

三世有允中者宋紹興間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家于蘇州傳至善甫徙居丹陽縣南善甫生德高仕元爲鎭江路倅德高生仲欽再徙邑之蔣墅仲欽生以忠以忠生愷愷生敦敦生玭君之父也世業耕讀習禮讓爲丹陽望族玭生七子君行最少甚所鍾愛旣延師以教諸子又擇蒙師以教君故君雖八歲遭父喪即能哭泣如成人禮稍長諸兄督責過嚴君怡然受教早游鄉校即有文譽尋循例入太學再試于鄉不第乃慨然曰古人之學豈專事舉業哉遂棄去課試之文勵志聖賢之學事母從兄篤於孝弟謹身節

用益務儉勤時從其婦兄荆川君游上下其議論而
每有所自得時荆川之門多有以御李識韓爲幸者
君徐曰學貴務實須尋血脉路頭下手致力以求終
身自有受用徇名何益哉衆皆感服歲乙巳大饑君
出米六百石以貸鄉人及覩流亡之狀竟焚券不責
其償或稱君君曰儒者及物事不止此吾唯盡吾力
之所能爲者耳即此一端而君規爲志慮非徒事口
耳之學而識見淺隘者可擬議矣然又不事崖異矯
激之行而課農力穡業日以裕嗚呼若君者謂爲古
之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非其人邪向使其出而宰

一邑佐一郡其功用又當何如哉辛酉毋夏太孺人
卒君泣血悲痛以致成疾淹延三載竟致不起卒之
日嘉靖甲子四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為正德乙亥
七月四日年僅五十雖不為夭而壽未滿德君子惜
之君娶武進唐氏即汞州太守瑤之季女而荊川太
史順之之姊也居室三十年相敬如賓宗黨戚里咸
謂不負汞州公相攸之意云子男四長邦教娶溧陽
史氏次邦謨娶武進駐氏次郎邦禮娶武進白氏次
郎邦典娶姜氏女三長適武進謝進士良琦次受溧
陽史繼震聘次未許聘孫男女五人俱未聘字君卒

之年十二月十六日諸子奉君之柩葬于馬墓祖塋之次嗚呼君少事進取雖不遂所志而雅意教子敦延名師且以身率之故今其子邦教等有聲黌校立身揚名行將爲世聞人矣君其有後矣哉銘曰驥伏于櫪其才則餘韞匵于河其器則備嗟嗟賀君鏃金璞玉不鏤不琱光隱山谷天道好還惟消則息鳳毛聯翩賁茲幽室

王武陟墓誌銘

嘉靖甲子夏五月九日武陟縣尹韋菴王君卒于官其子士楨等護其喪以歸卜以十二月某日將葬于

其原先期衰絰涕洟持君之從弟進士嶼南君狀詣余請銘稽顙而言曰吾先君平日每述先生之文行以勵吾輩病且亟矣猶願得先生銘以垂余聞而悼之因憶正德乙亥君年十八余又少君二年皆知業文相辛就試于提學御史恒山張先生先生嚴厲或謂君尚少姑緩之君顧余曰入學鼓篋童子事也吾與君且儕于冠矣况師嚴然後人知敬學吏何畏哉既試君入縣學余入府學自是每臺試輒各居前列而君竟數奇屢試應天不獲一第余毋爲君不平君曰少不若人老當益壯假我數年當與君相後先

也既而居母喪哀毀成疾又不忍以家事累其父乃
兼治生業而績學不怠迨歲丁未提學象岡胡君考
南畿貢生得君文大驚曰此科第遺才也行當不負
及以貢上春官再應己酉順天鄉試又不第明年余
爲祠部郎君每過余邸舍論說平生辨析理學輒連
日夜雖慷慨之氣不減於少年而涵泳從容則更有
所自得矣時京師士大夫僉謂以君之養姑就太學
以俟再舉當必取高第以酬夙志君曰吾父年高矣
及此而不爲祿養非人子也遂就吏部選得鄱陽縣
學訓導奉父俱往在鄱三年入則問安視膳出則敬

教勸學士類悅服一時撫按諸司暨府縣守令咸器
重之提學副使篁溪鄭君謂君才堪决科送應江西
壬子鄉試又格於數癸丑以父憂歸鄱之士大夫暨
諸生咸爲文唁贈惜良師之難得也及歸讀禮小閑
不踰鄉俗感動丙辰服除授祥符縣學訓導其教規
一如鄱陽汴有嵩渚李君博學能文君日與倡酬互
答而文學日益有名提學副使水陽亢君重君仍以
君應河南戊午鄉試時有兩學職中式而君居其次
有司謂河南解額不廣不當以兩學職占河南士也
竟以君裁去君自是委於數不復就試矣尋陞許州

學正先是分教時雖多所建明猶異於掌教至是乃設條約勤講授獎孝廉先行後文凡兩爲司訓而未得盡如其志者悉舉行之許雖名州然自吾常邵文莊公爲守之後垂七十年教多廢墜君乃慨然欲爲紹復且即其先儒斷裁之之訓以申示之有司爲之感動遂大興學校脩品士亭建樂育堂改創始末君皆有文記之居歲餘許彬彬多文學士而一時士大夫咸稱吾常有人爲能不替前脩矣成弘以來歲貢士不由胄監撥歷注選則老於教職終身不得爲有司邇年當軸者軫念民隱憐惜人才方圓破格用人

以旋復舊制而監司首以君薦遂陞武陟知縣君素志在及物既涖武陟百廢具興舊敝盡革恤窮辨枉節用省刑謝絶饋遺蠲除科罰尤其志蓋不爲卓魯不已也上官嘉之凡諸郡縣錢穀刑名悉委查理而量田巡河百責旁午君奔走道路跋履山谷亦既受勞且於水土不服遂爾搆疾以致不起易簀前五日有羨餘銀百兩命計吏登籍吏憫君清苦叩頭請爲醫藥費君斥之曰吾終身清白乃至垂死而受汚乎吏收淚書之得正而斃此亦其一端也任雖未久而武陟之民賢愚大小靡不頌之及喪歸咸哀毁如失

父毋嗚呼君未獲一第而官止一令雖若不甚顯融然隨在盡分亦自得行其志而俯仰無愧其視高科大拜伺候顏色以取世資而不得一有爲于時者相去何如哉君諱堯卿字文佐韋菴其别號也常州武進人按狀王先姓匡居于洛宋初有爲宣教者有爲七司戶者以犯藝祖諱改匡爲王從高宗南渡家于蘇之豐橋既乃遷于無錫之匡楊橋再遷于武進之王巷有諱彥文者君之高祖也乃擇夾山之潘村居焉今稱爲夾山王氏彥文生序爵序爵生景聲景聲生樂耕樂耕生益號二山君之父也娶朱氏生君君

少穎悟時君之叔祖右山公文明爲御史家居二山時卒君以侍御史公側公曰昌吾族者必此子也自是王之族雖科第繼起而君之令聞葢寔無少讓云君生于弘治戊午七月三日至是卒享年六十有七先娶何氏生女字杭未笄而殤繼娶杭生子男三長即士楨府學生娶黃次士楫娶孔次士梅娶張女四長適無錫張子原府學生次適李志選次適吳應兆縣學生次適楊應辰孫男二長煒次烱士楨出幼未聘女三長士楨出字何次皆士楫出幼未字君平生所爲詩文有刻石于許其副本藏于家銘曰三學之

師一邑之令孰曰不顯善教善政孰曰不永令望令

聞我銘斯石君可無恨